<<滇西刀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:<<滇西刀事>>

13位ISBN编号:9787806016251

10位ISBN编号: 7806016252

出版时间:2004-3

出版时间:万卷出版公司

作者:阿闻

页数:168

版权说明: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<<滇西刀事>>

内容概要

上世纪70年代初,几个北方的男子被生活所迫闯荡到了滇西。

他们从"押解柳姑娘"开始了"刀客"生涯。

生存太艰难,秦大哥命案在身,郁闷中客死他乡,留给老李一把神奇的户撒刀;刘二哥跑了单帮,后恶病纠缠不得自由,他儿子为报父恩,勇闯高黎贡山寻药,用失去一只手臂的代价换得了刘二哥的康复;杆子和老李一起生活在小城镇里,各自有了女人、家庭,却经历了生离死别——杆子死在土匪的枪下,老李的儿子多年后死在贩毒团伙的刀下。

柳姑娘受不住人生悲喜,终于疯了。

当年的知青韩成救了疯女人。

韩成自己却为情所困,封闭在昔日的回忆里。

刀客,在滇西和在大城市里,同样是过时的称谓。

麦烨说,她需要这样的称谓,这样的称谓才能使她找到感觉……阴阳,确实在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交合。

这个故事不普通,用普通的语言来表述,需要勇气。

也许,您的阅读习惯被颠覆了,也许,您需要看到最后才能列出时间上的纪年,这样的故事,不可以一口气讲完,也不可以一口气理解——世界本来就不简单。

这是一部充满阳刚气息的作品,在满世界风花雪月地演绎文学的时候,它能给您带来"高源风" 的震撼。

<<滇西刀事>>

作者简介

阿闻,从事小说创作十余年,出版和发表中、短篇小说《血腥玛莉》、《城行西街》、《人魔传说》、《血盘龙》、《玷污》、《深圳假期》、《京城娘们》及报告文学等作品。 长篇处女作《纸门》荣获2004年"新浪·万卷杯中国原创文学大赛"最佳长篇小说奖。 《滇西刀事》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。 现任职于《生活新报》。

<<滇西刀事>>

书籍目录

阿闻,从事小说创作十余年,出版和发表中、短篇小说《血腥玛莉》、《城行西街》、《人魔传说》、《血盘龙》、《玷污》、《深圳假期》、《京城娘们》及报告文学等作品。 长篇处女作《纸门》荣获2004年"新浪·万卷杯中国原创文学大赛"最佳长篇小说奖。 《滇西刀事》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。 现任职于《生活新报》。

<<滇西刀事>>

章节摘录

书摘 杆子媳妇把我叫到后院瓜园里,她看着我,很安详的样子。

她很多时候不会笑了,这安详表情就是她正常的表情,等她把两眼瞪大、把嘴巴张大的时候,对我来 说就是恐怖了,我老感觉她那样子是要犯病,虽说杆子说不是那样,杆子说他媳妇犯病抽风一般没有 前兆。

我自顾自地说着话,在她面前都是别人说话,是她叫我来后院的,也不能等着她问我什么,我也不能去直接问她"你要做什么"。

小时候我就怕抽风的人,我看不得抽风的人在抽风时那种表情,那比死还恐怖。

那时候抽风的人一定是和死亡搏斗,那得叫挣扎。

我说嫂子你吃不吃瓜?看起来没熟透,但吃起来已经是甜的啦。

我说今年的瓜小一些,去年的大,去年有一个特大的,我送给了你家,记没记得?我说北方说水大瓜就大,水小瓜就沙,今年保证个个都是甜沙瓤儿。

我说你看我还出息成瓜农了,侍弄瓜成了行家,今年都是我侍弄的,堂妹什么也没管。

我说堂妹在家里忙里忙外的其实也挺累的。

杆子媳妇就蹲在瓜地里,把头埋在膝盖中间,她说了一句话因为声音小我没听清,就问了她一句, 她又说了一遍我还是没听清,就又问了一句。

她就一把把我给推倒了,眼泪在眼圈里含着。

这次她的话我听清了,她说,她想要个娃儿。

我愣在原地,心里不是滋味。

杆子和她结婚好几年了,怎么也该有个娃娃了,杆子为了这个事儿没少找大夫没少吃药,但还是治不了这说不出来的病。

杆子说毛病不在他,是女人生不出来。

每次私下里提到这事,杆子的话就少,不往下聊。

我没接她的话。

我知道她不顺心,可我不知道该接个啥话儿。

她就流眼泪,她上前拉起我,就势抱住了我。

她嘴里嘟哝着,她说,她想和我。

我跑回屋里,心想这女人疯了。

我跑的时候没小心连摔了两个跟头。

她在瓜园里没跟着我回来,她还蹲在地上,在那哭。

我趴在门边看她,我怕她抽风。

孩子,这件事情我一辈子都记得。

我和别人说起这件事的时候都保留了这一部分。

我得说说啊,带到阎王爷那里我不甘心啊。

我没说给我老伴听,我永远都不会和她说。

嬢孃最后疯了,她疯了以后,我就确定了我得把一部分故事藏在心里了。

这件事我也不能对自己的儿子说啊,他这是死了,不死我也没法说啊。

后来的事情是杆子从高黎贡山回来以后发生的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,至今也不知道杆子和媳妇那天闹了什么矛盾,杆子媳妇就跑到了我们家,面对着堂 妹不出声,流眼泪。

半晌,她就拉着我出了院子门。

我问她嫂子你要去哪里,她也不说话,就拉着我走啊走啊。

我和她边走边撕扯,没完没了地撕扯,直到她把我拽进甘蔗林。

那时候是傍晚了,太阳已经下山,天是黄色的,甘蔗林是黄色的,我和她也成了黄色。

甘蔗林里实在太暗,我没有找到路能走,因为时刻怕她抽风犯病,我就得紧跟她。

她也不放手,死抓住我。

<<滇西刀事>>

当时我是很怕,我也不知道怕什么,反正是怕。

她拉我停下来,面前就是我和堂妹搭建的那个幽会的窝棚。

完了!我知道我和堂妹的秘密已经被她发现了。

她并没抽风,把我松开,满脸是汗。

她自己躺在了窝棚里,也把衣服脱下来挂在能遮挡住窝棚里面的地方,就像堂妹做的一样。

我往前迈了一步,蒙了,差点儿觉得那里面是堂妹。

我又后退了一步,然后又后退了一步。

这回退得老远。

还分析个啥?我马上知道了她要干什么,但不知道我自己该干什么。

这段时间我根本就没有概念了,也可能是一刻钟,也可能是一个小时。

我坐在窝棚外,坐在地上,眼看着西边太阳慢慢下去了,甘蔗林里不黄了,黑了,眼看着就看不清三 角窝棚了。

这段时间,窝棚里一直在哼唱一个小调儿,细声细气的,就和竹林里的鸟唱歌一样。

她在里面唱: 山上有孔雀哩啊哩,顺山飞喽, 水里有鲤鱼哩啊哩,顺水流喽, 找个男人嫁哩, 哎——生个小娃娃么, 娃娃长大哩,哎——顺街走啊喽…… 好多歌词我根本听不懂,只有这几句接近汉话,我能听个大概。

到后来就是哼唱了,根本没有歌词儿,而调子却特别委婉。

然后,歌声停了,我听到她起身,听到她走出来了。

然后,一个黑影光着身子靠近了我,停在我面前,蹲下。

再然后,一把冰凉棒硬的刀架住了我脖子,刀在我的脖子上抖了一下,从脖子侧面滑到正面,从正面向我推。

我得躲刀锋,仰面朝天倒地上了。

她扑在我身上,那把户撒刀就落在我耳边。

那天晚上杆子媳妇在我耳边说了好多话,我听懂的只有一半。

另一半是她的土语,还有她表达不清的什么东西,我怎么也听不明白。

我扳开她脸,好好看她,我怕她抽风,别抽我身上。

但她很正常,对我笑,露出来白牙。

我推她,又不敢使劲儿,想和她说话又没话可说。

我在甘蔗林的地上被她骑在身下,真不知所措。

我知道她太想要个孩子,很长时间里,我在她面前提到"娃子"这个词都提心吊胆。

她和我说,你叫我嫂子,我知道这个事情不行,这个事情比我当年的逃婚罪名还大,但我一定要做 ,就做这一次,这一次不成,我就从此死了这份心。

她和我说,你和我做。

全当是和堂妹做。

什么也不要想。

她和我说,这事一辈子也不会从她的嘴里说出去,就算有了娃子,她也不会叫娃子认亲爹,就算有 一天杆子知道娃子不是他的,也绝不会出现什么事情,她指的是牵扯到我的事情。

那天夜里,我特别被动,没有情绪,根本做不了她让我做的事儿。

后来她突然解开我裤带。

一下子用嘴含住了我。

我的天!她像个荡妇一样,我从不知道天下有这种攻势,她弄得很慢,但我,却丧失了意识。

结婚后,堂妹对我好,单纯的好,我认为堂妹的爱是女人真实的爱情,而杆子媳妇用指头和嘴对我,我觉得表达的不是爱情,甚至不是那个叫欲望的东西。

我想可能应该叫罪恶,就像我用刀劈倒那些人…… 那天回家后我就苦思冥想我曾经读过的一本什么书,那本书的大概意思说的是罪恶和罪恶产生的快感,书里还有个道理,说这样的快感叫人继续亲近罪恶。

.

<<滇西刀事>>

<<滇西刀事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后记一年前的正月里,我的确钻进了滇西无边的甘蔗林。

滇西美景已经让我惊叹,但和美景相比,我更愿意融在民风里。

有幸,我的爱情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域,我的姑娘就是傣妹。

我的傣妹的家乡就在滇西,那里不只有傣家。

还有景颇族、佤族、傈僳族、阿昌族,当然。

那里早就融进了汉族的血脉。

那次我几乎在滇西过上了半个月美轮美奂的生活。

朴实和充允满质感的日子让我不得不去想勾画出一个作品。

于是我同力集中在一把颇具韵昧的户撒刀上,我想用一把刀来演绎这片方圆的人性和爱憎。

那个正月里,我听我想,我勾勒出一个完整的故事。

我的姑娘就站在我的身后看我勾勒这个故事。

她为这个故事动着情感,觉得这个故事就好像发生在她的家乡。

她的傣家兄弟也被这个故事吸引,竟给我送来一把真正的户撒刀。

在完成这*文字的时候。

我回头问我的姑娘。

我说,当我们的头上时刻挥舞着长刀的时候,我们的爱情和牵福是不是会变形或者变味?她反问我,当世界上无形的刀全部现形的时候,我们的周围可能全都是锋利或者血红,那个时候,人性会变成兽性吗? 她会写诗,她说得血腥,但充满诗意。

我知道,她已经看懂了。

我对自己说,人们能看懂我的文字。

滇西的夜色里时常会有雨雾,在节日里也同样有些弥漫,弥漫中烟花依然绚丽。

雨雾里可以看不见一些景色,但绝对能看见或者能感觉到天边的青山和城边的江水,它们和烟花闪耀 时一样清晰。

那年,在正月连续的节日里,每到夜晚,我在滇西小镇的一家阳台上,看烟花,看烟花后面的美景

春天里我完成了两个三万字的小说:《天刀》、《地火》,当年"刀客"在盈江(盈城)在腾冲(腾山)的故事,被我勾画出来了。

故事写得很快,我却在写完之后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愿望,要把整个故事连在一起。

于是,这部《滇西刀事》用了8个月的时间。

就像小说里的人都不完美和完满一样,我要写的东西并没全部写出来。

我想写腾冲的火山、热海、湿地、想写更多的滇西民族风情。

想把户撒刀的来历也写一写。

还想用什么手法把北方汉子和滇西的汉子比较一下,甚至把女人们也安排着比较一下……但我遗憾太多。

没有好的切入点把这些带进故事里。

我只好等待下一部作品。

再下一部作品。

在《滇西刀事》即将完成的时候,我开始了这个故事的剧本写作。

我没写过剧本。

只是按照电视剧的视觉感受完成文字,但我发现。

剧本里需要的大量细节会把我的思路搞乱,小说语育和剧本的文宁很不一样。

我不敢造次,怕耽误了我这部小说的进展和杀青。

我把剧本的开头部分放在这里——这些文宁已经把我弄得慌张起来了。

群山连绵,雾气。

大片甘蔗林。

<<滇西刀事>>

天色阴郁。

.

<<滇西刀事>>

编辑推荐

《滇西刀事》故事断断续续的时候,您闭上眼睛,想象一下滇西一望无际的甘蔗林,想象一下凤尾竹摇运的高黎贡山,再想象一下有一把刀或者是几把刀,那是一些有灵性的沾血气的户撒刀。

<<滇西刀事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